

<<爸爸爸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爸爸爸爸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635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6354

出版时间：2009-6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韩少功

页数：429

字数：3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“名篇”含义模糊，只是个相对概念，比如名之于前辈，不一定名之于后辈；名之于雅士，不一定名之于村夫。

何况时空茫茫，任何大数在无限面前都几近于零，名噪一时者差不多都终将烟消云散PE？

因此，作家出版社约这本中短篇小说集，以“名篇”为大体人选尺度，需要略加说明：这不过是指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部分欧亚国家的有限影响——以列为插图的一些译本封面为证。

这些作品虽无可观，却有助于后人辨析声名的形成过程和复杂机制。

大体而言，文学是作家的创造，也是诸多外在因素的缘聚则生。

昨热今冷或昨冷今热、此热彼冷或此冷彼热，乃文场寻常事，多缘于具体语境的分殊，取决于共同体的各种势变，包括经验蕴积、教育传承、心理需求、传播条件、价值规约、审美潮向，以及同期作品之间的衬比或吸附效应——如同一个棋子，在不同棋局里的功能和地位就很不一样。

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

一个作家置身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多方合力之下，身不由己撞上了声名放大或声名缩微，岂能不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深吸一口凉气？

在另一方面，优秀文学又是跨越时空的，不论遭遇多少时过境迁的变局，仍能以最大概率百折不挠，放射光芒，深入人心。一如老子的语境已远，后人仍能分享《道德经》的智慧；屈原的相关条件不再，后人仍能共鸣于《离骚》的悲情。

人类至今还是一个脑袋两只手，至今还分成男女、贫富、智愚……这些基本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也变不到哪里去。

故天不变道亦不变，道不变文亦不变，不管文学史如何不断改写，不管解读系统和评价系统如何无常，但只要展开更广远的时空，惜遭埋没的作品也许不少，久冠虚名的作品却断不会多——至少，时间是一个称职的减法大师，一个无情的去伪能手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三十年以后，或三百年以后，一个面世作品的核心价值大概就水落石出了。

这大概才可算作真正“名篇”的基本门槛。

当然还只是一道相对的门槛。

对这样伟大以及更伟大的文学，笔者虽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。

<<爸爸爸>>

内容概要

著名作家韩少功，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者、开创者和挑战者寻根文学的实践者。

三十余年，作为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艺术上走得最远的小说家之一，韩少功可能已经深思熟虑，韩少功之“不”小说，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中的真正事件。

其小说中鲜活的人物、奇幻的情节、历史真相的揭示、直指人心的追问。

多种元素构成了他作品凌厉而温厚的风格。

韩少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，以寓言、象征等艺术手段，重新复活了神秘瑰奇的楚文化，使文本涂抹上浪漫谲异的色彩，重新展开了神境与人间的对话。

本书为韩少功中短篇小说精读，也是他创作三十余年的名篇汇粹。

辑录了作家所有获奖中短篇作品，并收录了他全部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。

韩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和《飞过蓝天》分获1980、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他是1985年倡导“寻根文学”的主将，《爸爸爸》、《女女女》等作品，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，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，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。

书籍目录

西望茅草地 飞过蓝天 风吹唢呐声 爸爸爸 归去来女 女女女 暂行条例 故人（外一篇） 鼻血鞋癖 北门口 预言领袖之死 暗香红苹果 例外 很久以前 山歌 天上来 第四十三页 韩少功 文学年表

<<爸爸爸>>

章节摘录

茅草地，蓝色的茅草地在哪儿？
 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？
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？
 在层层岁月层土之中？
 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，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，像我的家乡、我的母校、我的摇篮——广阔的茅草地。

—— 中学毕业那年，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——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，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，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？
 父母都以为我疯了，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。
 照他们的意思，如果不能继续升学，考虑到家里的困难，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，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。

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。
 谈判，吵架，绝食，摔打家具……一切都过去了，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。
 心一横，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，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，只带了一支牙刷。

道路神圣而漫长。
 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，驶过重重青山，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 拔地而起的巨石，扑扑惊飞的野鸡，木桥下弯弯的河水，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，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。

据领队的老杨说，这里汉、侗、瑶等多民族杂居，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，人口日益减少，留下一片荒凉。
 可荒凉有什么要紧？

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。
 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，要在这里“把世界倾倒过来，像倾倒一只酒杯”！

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来车站迎接我们，帮我们转运行李。
 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，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，请我们喝米酒。

“请，请！”
 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，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。

“酒？”
 谢谢。

老大爷，有冰棍吗？
 有汽水吗？

这里有什么水果吗？
 ” 他显得有点为难。

不知是谁，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，大家一拥而去，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。
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，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，我们才吃了一惊：他就是场长？

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？
 他累得全身是汗，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，往台前走的时候，被老杨拉了一把，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。

他走路的时候，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。
 “说什么呢？”

我是个大老粗，老丘八，肚子里没词。
 我要说的第一点，刚才老杨已经说了，就不说了。

我要说的第二点，不说你们也知道，也不说了。
 ”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。

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，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。

<<爸爸爸>>

他觉得电流碍事，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，直接向我们喊话。

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：“……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，丑绝了。

但这有什么要紧？

锄头底下出黄金，只要肯流汗，只要肯下力，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，就是人间天堂！

那个歌怎么唱来着？

什么江南……江南……老杨，你机西分子呵，也晓不得？

……”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指一首《江南处处好风光》的歌。

他“晓不得”唱，更痛恨老杨同样“晓不得”唱——像本地很多农民，他把“知识分子”说成“机西分子”，把“不晓得”说成“晓不得”。

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。

“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，有大马路，有电影院，有运动场，有工厂和大学，还有这个这个……”

他两手摇了两下，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，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。

“不实现这个目标，砍掉我的脑袋，就地正法！

完了！

”全场爆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。

他笑着摆摆手：“现在不鼓掌没关系，兑现了再鼓掌。

、嗯？

”掌声更响了。

二 我后来才知道，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，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。

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，盘根错节的树蔸，就能把耙钉和锄口每天磨熔好几分，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。

要命的是，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，还不把我们吓晕？

玉米，木薯，黄豆，甘蔗……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，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。

出工两头不见天，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。

晚上回家还要剥麻，剥花生壳，修补筲箕和箩筐。

这样还是忙不过来。

刚锄完这里的草，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。

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，豆苗还是稀稀拉拉。

但我们还要播种，开荒，播种，开荒，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。

场长说过，全国大干快上，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，三年大变，建成一个“共产主义的铁营盘”。

伙食慢慢变得糟糕。

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，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。

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，像是熬中草药，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。

二是干辣椒汤，一沾舌头就像电击，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，因此又有了“感冒发散剂”的外号。

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鹿和野猪，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。

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，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。

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，润滑枯肠只在片刻。

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，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，甚至不能不偷盗——

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，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，咕嘟咕嘟像喝开水，一碗灌下肚去，闹得自己脸色发青，肚子剧痛，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。

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，该休息一下了吧？

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？

可天刚蒙蒙亮，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，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。

咚咚咚——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，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。

“起床，起床，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——”这是场长的声音。

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：“场长，这雨还在下……” “雨不大，不大。

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。

<<爸爸爸>>

” “有三个人请病假了……”
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，都是假病。
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！

“他们吃了饭没有？”

” “可能也是太累了呵……”
后生怕什么累？
力气从来用不完。
越用越有，越不用越没有。
知道不？

“只听过病死的，没听过有累死的。”

” 场长喊工以后，把一杆特大号的耙头往肩上一搭，自顾自朝地里走去，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。

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。

在那一刻，我全身散了架，肩膀找不到胳膊，屁股接不上膝盖，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，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，明明是去抓耙头把，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。

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。

场长与酸菜交错，队长与厕所重叠，被子在下雨，耙头在唱歌，厨房挤压腰杆，母亲哽在喉头……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，弄清楚我是在哪里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干什么。

我明白了，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，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。

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，半天没有起来。

我去拉他时，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。

“猴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” “我要睡觉，要睡觉呵……”他迷迷糊糊。

“你疯啦？”

这里怎么睡？

你不要命呵？

” 他摇摇头，算是惊醒过来，看了看四周，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：“催命鬼！”

害人精！

臭阎王！

我操你八辈子——” 我赶紧说：“猴子，忍着点，起来吧。”

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韩少功的作品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他一方面坚实地立足中国传统，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使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。

——Douwe Fokkema(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主席、现名誉主席) 在创作技巧上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。

——Britan Castro(澳大利亚国家奖获奖作家) 作者(韩少功)令人晕眩的想象和饶有趣味的虚构，对压制语言与思想的力量给予了精巧而猛烈的挑战。

——Kirkus Reviews(美国书评杂志) (韩少功)写下了宏伟的著作，具有史诗的雄心，一般流派所依赖的伤感缠绵与之毫无关系。

——The village Voice(美国书评杂志)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